



诗界

秋浦河上

■杨骥（江苏）

拐弯处，河水明显变得慢了下来
两岸的风景似乎也跟着慢了下来
潮平岸阔。水禽的翅膀窄短
吃力地贴着水面飞翔
咕咕的叫声，有了听得见的回声

此刻，山河愈发显得空阔与寂寥
宜幽思、宜怀古，宜可掬一捧河水
放进合辙押韵的《秋浦歌十七首》中
遥想唐天宝年间
谪仙人被贬黜而南下江淮
看尽长安锦瑟繁花之后
现如今，仗剑去国，空杯对月
万丈豪情怎奈与脚下水流
对比长短

暮色四合，淡淡的新月顺沿山岭
缓缓升起，也不知是不是他当年
描摹的那一轮

灯塔

■谷频（浙江）

当一座座白色的灯塔成为海洋的集结和表述
长满海珊瑚的光线便投射在竹屿的陆地，哪怕洋面浊浪滔天
哪怕花朵吹灭最后的灯火
这里的世界还是这样宁静而明亮
那一盏盏灯盏是桅杆上风景的雕琢
一万年的渔火，只为航道而歌唱
其实灯塔也需要记忆，当波浪之手
汇集零散的诗篇，在黑夜中吐出积聚风暴的激情
迷航的人一年四季总保留着心中的神台，随光线去追寻航程
哪怕只有1:5的比例，也可以眺望
大地边缘并不孤独的潮流

故乡

■肖树蓬（甘肃）

故乡的路很远
自从一脚迈出
流浪了已久的心
一辈子
总在故乡的路上奔忙

故乡的思念很长
来自童年的心间
那些缠绕在梦中的牵挂
用尽一生
终不能追回

本期责编：胡全旺

陇原种春人

■孙鸿岐（甘肃）

了。你瞧，如今咱种地，可比从前省事多、讲究多了。”我顺着他的手势远眺，只见李大哥正蹲在田埂上摆弄无人机，不多时，那架无人机腾空而起，嗡嗡声由远及近，在绿油油的冬麦田上方稳稳盘旋，雾状的肥液顺着气流均匀洒落，像一场细密的春雨，无声浸润着麦苗。他那双布满老茧、沾着泥土的手，在锃亮的手机屏幕上灵活划动，看似反差，却也无端地和谐。

宋人范成大有诗云：“新筑场泥镜面平，家家打稻趁霜晴。”几百年过去了，场泥换作了屏幕，打稻变成了飞播，但那份抢天时的急迫，竟然一点儿没变。每到春种，出外打工的年轻人，总有一些会飞回来。他们带回了城里的新鲜事，也带回了土地那份扯不断的念想。

清明前后，栽瓜种豆。这时候，田埂上、山坡上、房前屋后，到处都闹腾起来了。王大婶蹲在菜园子里，

手心里躺着几粒南瓜籽，胖墩墩的，她一粒一粒地摁进土里去，那架势，仿佛是在安放一个个嫩生生的梦。“清明前后一场雨，强如秀才中了举。”她抬头望望天，那眼神里便满是盼头了。隔壁的李叔正忙着搭豆角架子，细竹竿一根根插进土里，麻绳三缠两绕，便绑得稳稳当当。

孩子们也来凑热闹，跟在大人屁股后头颠颠地跑，端水、递种子，小手糊满了泥巴，那脸蛋却开出花朵来。不免让我想起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的佳句，我想，南宋翁卷诗里的景致，大约便是眼前的景致罢？

正忙着，天边飘过来几朵云，天色便暗了些。王大婶直起腰，眯着眼瞧天色，说怕是要下雨了。话音刚落，雨点便稀稀落落砸下来，打在草帽上啪啪地响。我们赶紧往回跑，回头看时，王大婶却站在那里没有动。她立在菜地里，仰着脸，让雨点

往脸上落。

“好雨啊，”她笑着说，“这一下，种子便萌醒了。”雨丝细细的、软软的，落在新翻的土地上，渗进刚埋下的种子里，也落在种春人的心尖上，润润的，暖暖的。

陇原的春天，来得虽晚，来得虽慢，却因此格外地叫人觉得心疼。每一个在田里劳作的种春人，都像是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，虽者朴拙，字里行间，却都是滚烫的真挚表达。

我看着雨幕里的田野，忽然想起书上说的一句话：“春天不是等来的，是人种出来的。”那时候不大懂。如今看着雨里不肯回家的人，看着田里刚播下的种子，仿佛明白了什么。

春天的脾气是有些执拗的，你不理它，它便也不理你。你若在地里忙活了，它却悄悄地来了，藏在锄头上，藏在种壳里，藏在你的汗珠子里。

孤独里的月亮树

■张丹（福建）

寻一份清欢，日子过得飞快，也格外充盈。可每当夕阳西下，彩霞铺满檐角，我走出小屋透气时，望着天边的红，心里总会泛起莫名的孤单。我是谁？我在做什么？那一刻竟觉得，自己孤零零地来这世上趟一遭，难得有人真正懂我。

写作的时候，整个人是鲜活又有激情的，所有的烦恼焦虑都能暂时忘却。其实写作从来不是为了那点微薄的稿费，只是想找个地方安放灵魂，寄托情怀，把那个永远回不去的故乡藏在文字里。就像梭罗守着他的“瓦尔登湖”，李娟守着她的“阿勒泰”，在“月亮”与“六便士”之间，我更愿抬头望向月亮。

鲍鹏山说，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，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。我觉得，每个认真写作的人心里，都种着这样一棵月亮树。守着一份诗意的清欢，有“风雪夜归人”的冷峻超脱，也有“独钓寒江雪”的遗世独立，甘愿守着一份清寒。尤其是为纸媒写作的人，凭着那份热爱，守着传统文字

的馨香，也坚守着心底的一份情怀。

什么是优雅诗意？我想，写作者的孤独里，就藏着最真的优雅与诗意。因为写作时的欢乐与充盈，是旁人无法体会的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大抵就是孤独的最高境界吧——哪怕身在茫茫人海，内心依旧保持着那份独立与澄澈。

写作是孤独的，却也是对抗孤独的良方。“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”，当爱情的伤痛难以愈合，当生活的烦恼接踵而至，唯有文字，总能递来一丝温暖与慰藉，让我们在孤独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常有人把不合群与孤独画上等号，可我总觉得，真正的孤独藏在喧嚣的人群里。那些害怕独处的人，不愿独自享受时光，拼命合群取暖，其实是害怕直面自己的内心。殊不知“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”。当众人扎堆追逐热闹时，孤独者早已静下心来，与星辰对饮，与自己对话。

尼采说过“合群是堕

落的开始，孤独是优秀的开端”，细细想来，我们是否为了“合群”，常常不自觉地磨平了自己的棱角，甚至为了迎合、取悦他人，刻意隐藏起了自己真实的想法？

帕斯卡说得一针见血：“人类所有不快乐，均来自一个原因：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家里。”从前的我总爱追逐远方，每个周末都奔波在游山玩水的路上，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在走马观花的风景里，归来后只剩更深的孤独。直到沉浸在写作中才明白，最高级的孤独，是无需言语，便能与万物对话。在孤独的深处，我遇见了最完整的自己，也读懂了生活的本质。

窗外，璀璨的烟花正次第升起。我坐回桌前，继续这场孤独的写作之旅。此刻，还有多少像我一样，宅在异乡小屋的漂泊者，正在品味着年关的“孤独”？或许我们已走得太远，有些话题渐渐沉默，有些陪伴终究离散，只好各自守着心里那棵安静的月亮树，在文字里，在孤独中，寻一份安宁与自在。

